

龔自珍全集

〔清〕龔自珍著 王佩誼校

龔自珍全集

上冊

中華書局

此無極以以著書託為東南西北之體也據天半焉皆
若仲尼大聖与左邱明南宮游氏親百四十國曾至于周
先是正考父得名頌于周史聯主周花室仲尼問禮名
頌也實書決禮也其授受弗可著知為之皆之人所以鎮
撫王室習既史代以增天府之重則必不可知也曰後之人力有
如東師以觀其書者則太史公之志也若夫高審遠到哀
道以述天孤往于名山含薄懟于卿士身隱矣出月文之外之
雅之所笑師者通河漢之所端淮南賓客所望望空山白
招王孫者也列太史公之所不為

日序少康夏名夏易地理志左馮地夏陽注云
龍門在其北故太史公是左馮地夏易縣人也
則知幾史通左易夏誤日也



相見便惜長只有鄉情大道王三百年來文物

感奮忘身到事九友旁事十九友為相家先生

梅而好樓涼照我丹青一扇香裏裏珍擊裏裏

槎收藏並配君家賦九行昭乎香山美人便面予所蓄月唐

昭乎香山美人便面予所蓄月唐
獨五款之洛神八行前所珍秘存此

小詞一解題奉

紫若仁兄

仁和龍目珍倚聲

小己角夏在



前言

一百二十年前，龔自珍怀着難言之惘，在自北京南歸途中，感慨而又自負地寫了這樣一首小詩：

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處士卑。一事平生無齟齬，但開風氣不為師。

兩年之後，政治地位比王通略高、做過二十年小小京官、年方五十的龔自珍就去世了。留在人間的只是兩百多篇雜文、五百來首詩詞，然而在近代中國思想史、文學史上的確開創了一種風氣，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事實上，在他生前，這種影響已經是可以覺察的了。他的好朋友張維屏在鴉片戰爭之後說道：「近數十年來，士大夫誦史鑑，考掌故，慷慨論天下事，其風氣實定公開之。」到了本世紀的二十年代，梁啟超在回顧清代學術思想時，有一段很具體的評論，他說龔自珍「好今文」，「喜為要眇之思」，「文辭俶詭連犴」，「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詆排專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稍進乃厭淺薄。」尽管梁啟超的批評，褒中尚有微辭，但「與有功焉」正是開風氣的好注腳，「若受電然」，也生動地說明

了龔氏思想所产生的震聳发聵的作用。从龔自珍以河汾之道自許，以及張、梁兩人的評論中，我們可以看到龔自珍所開的風氣不是一般的學術風氣，而是一種政治風氣。如眾周知，張維屏所說的那時期好慷慨論天下事的士大夫是指那些在鴉片戰爭前後具有改革思想而發奮圖強的知識分子；梁啟超所說的新學家是指那些包括他本人在內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變法運動中的活動家和思想家。雖然這些人沒有建立起，也不可能建立起「房、杜事業」，但在中国近代史中，這些人是政治上的先行者和思想上的啟蒙者，他們在革命過程中作出了一定的貢獻。這樣看來，龔自珍的厚自期許，雖不無浮夸，而從客觀事實上來考察，說龔自珍開創了一種政治風氣，倒也不算過分。

既然龔自珍所開創的風氣是政治的，和近代中國革命相聯系的，那末這種風氣一定代表着某種階級意識，無疑的，在它出現的時候一定會遇到來自某方面的抵拒。同時，對他的思想和影響的估計也必然會有異同——根據不同的立場觀點出發而得到不同的結論。

在變法運動失敗之後，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發展更為蓬勃，一九〇三年反動的老洋務派官僚張之洞在北京寫了一首題為《學術》的詩：「理亂尋源學術乖，父仇子劫有由來。劉郎不嘆多葵麥，只恨荆榛滿路栽！」自注曰：「二十年來，都下經學講公羊，文章講龔定庵，經濟講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後風氣也。遂有今日，傷哉！」從寫作的時間、內容以及注文最後兩句无可奈何的感嘆看去，可見他對當時具有進步意義的政治傾向的仇視。張之洞雖把經學、文章、經濟（政治思想）分而為三，實質上卻是一種思想體系的三方面表現。尤其是就龔自珍而言，龔的理論基礎是公羊義，政治上則以王安石的

精神要求变法。因此这首诗一方面可以說是反动派对当时「风气」的总評論，一方面也可以說是反动派对开这种「风气」的龔自珍的評論；而「父仇子劫有由来」，簡直是把龔自珍这一类人看作乱阶禍首了。

这种意見出之于象張之洞这样的人原不足怪，然而把龔自珍看作「禍首」的并不止張之洞这班人。有一种类似的結論，甚至比張之洞更激昂，但是出之于为民主主义革命奋斗而「三入牢獄、七被追捕」的章炳麟。約在一九〇七年左右，章炳麟在一篇題为《說林》的杂文中，論及近代文风时，說龔自珍「文辞側媚，自以取法晚周諸子，然佻达无骨体，視晚唐皮、陆且弗逮，以較近世，犹不如唐甄《潜書》近实。后生信其誑耀，以为巨子，誠以舒縱易效，又多淫丽之辞，中其所嗜，故少年靡然向风。自自珍之文貴，則文学涂地垂尽，将汉种灭亡之妖邪！」章炳麟在經学上是古文派，一生竭力排斥公羊学。在他的著作中有不少批評龔自珍經学的議論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里从文学的角度来談，却断言由一个人所开的文风，寔将导致民族灭亡的大禍，可見其对龔自珍痛心疾首之甚。章炳麟和張之洞在政治上有本质的不同，議論的出发点也不同，可是都对龔自珍的思想、文风，作出了同样的結論。

一个世紀以来，龔自珍曾經被人这样称誉过，也曾經被人那样詆毀过，可是無論是誉或是毀，都使人們看到一个基本事实，即是在近代思想史、文学史上的巨大影响。我們知道，一种思想的出現，是历史实践的产物，从而产生的影响，無論是誉或是毀，也是历史实践的反映。正确地評價龔自珍是今天思想史研究者、文学史研究者的責任。这个工作也只有在今天成为可能，因为我們不仅有可能

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更重要的乃是近代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历史經驗給我們提供了考察的根据。

二

龔自珍生于一七九二年（清乾隆五十七年），卒于一八四一年（清道光二十一年）。他所生活的五十年，正經歷了中国封建社会日益沒落、解体，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之途的历史阶段。

在龔自珍出世的前夕，以滿清貴族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封建专制主义統治已經显著的暴露了它的内部危机。由于殘酷的封建剝削和腐朽的封建統治，人民群众，首先是农民，和統治者的矛盾日益尖銳。具体表现为自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内此伏彼起的农民起义运动。所有这些反抗与起义虽然暂时被鎮压下去，但是矛盾却依然存在，而軍事鎮压所带来的灾难客观上又成为加深矛盾的新因素。这样，反抗与起义就綿連不断，甚至在統治階級根本之地，禁卫森严的首都也不例外，由此可見階級矛盾尖銳的程度和滿清統治的危机之深重了。

这一时期滿清統治的危机，还可以从統治集团的日益腐化中看到。乾隆末年，吏治廢弛，瀆法貪污之风大盛。尤其是統治集团的上层，更是昏庸腐爛，不可救药。这些人大都貌似忠厚，其实是自私、阴險，他們除八股之外，一无所知，然而却好高談程、朱之学，假講学之名，营私植党；他們在政治上毫无建白，却用老成持重的面具，傾排异己。上层如此，其他的官僚就更抱着「生斯世也，为斯世也」的乡愿哲学，蝇营狗苟，萑萑为利。这些现象虽然是封建地主階級腐朽本质的必然表现，但发展到成为一

种风气，正足以说明其无法维持其统治的严重形势了。

清朝统治的内部危机，客观上助长了英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野心，终于掀起了鸦片战争，迫使我们走向半殖民地的道路。

龔自珍生活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浪潮冲击了他，五十年的历史实践教育了他。因此，他的思想就可能反映和标志着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三

龔自珍思想的出现之所以成为中国思想史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是由于他从统治阶级内部站出来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封建制度的不合理，也是由于他敢于大胆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而这些思想又正符合于社会进程的轨道。

龔自珍出身于一个三世京官的官僚家庭。这种家庭原来是只能产生一些「知車馬服飾，言詞捷給」或是「知作書法、廣詩」的官僚而已，但是农民起义的铁骑刀枪唤醒了年轻而敏感的龔自珍，使他在起义的火光照耀之下，窥见了社会的阴暗面，再加以久居首都，耳目所及而累积的生活经验，使他不能不深刻地认识到统治集团的腐朽而发生强烈的憎恶。当他还只是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时，就写了四段激切的《明良论》，对当时的政治作了严厉的攻击。他首先指斥那些三公六卿以至凡百士大夫都是一些醉心利禄、谄媚君上、犬马自为的寡廉鲜耻之徒。他把这些毫无责任感的官僚比之为寄食的

寓公，旅進旅聚的仆从，伺主人喜怒的狎客。这种議論固然是从维护封建阶级利益出发的，可是的确道出了当时官僚們的腐朽的实情。而且龔自珍在分析原因时，也直率地指出他們之所以这样犬馬自为，是由于专制君主以犬馬視臣下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样，他的議論也就在相当的程度上触及到問題的根柢。在《明良論四》中有这样一段意思显豁的比喻：

人有疥癬之疾，則終日抑搔之，其疮痂，則日夜撫摩之，犹有未艾，手欲弗动而不可得。而乃臥之以独木，縛之以长繩，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則虽甚痒且甚痛，而亦冥心息慮以置之耳。何也？无所措术故也。

清朝封建統治的危机固然不止是『甚痒且甚痛』的疥癬疮痂的蔓延而已，更重要的却是所謂束縛四肢不可以撫摩屈伸的『长繩』，也就是那个『不可破之例』。这『例』，实质就是极端封建专制主义的制度。他認為这样不合理的『例』应该改变，于是他提出『更法』这一概念，并且警告說：『待其敝且变而急思所以救之，恐异日之破坏条例，将有甚焉者矣！』

龔自珍对封建社会的暴露与攻击随着年龄与经历的增长扩大而日益彻底尖锐。但是社会經驗告訴他，在当时严密的統治下，用《明良論》那样直率的口气发議論是不能被允許的。之后，他的政論大都采取考史、論經、寓言的形式出現。高压的政治空气没有挫折他鋒芒，而字里行間則更閃爍着挑戰的矛头，其議論見解也愈来愈精辟中肯。

从留下来的作品看来，他对当时的社会危机，在写《明良論》后不久，有了进一步的認識。在著名的《平均篇》中，他指出了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本原因是貧富不均。他說『浮、不足之數相去愈远，

則亡愈速，去稍近，治也稍薄。千万載治乱兴亡之数，直以是券矣。」他說：

貧相軋，富相耀。貧者跼，富者安。貧者日愈傾，富者日愈蹇。或以羨慕，或以憤怨，或以驕汰，或以齷齪，澆漓詭異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極不祥之氣，郁于天地之間。郁之久乃必發，為兵燹，為疫癘，生民嗷類，靡有孑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為之尔。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即至喪天下。

不是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出現过这样「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的大危机，在想象中是无从写出这样怵目惊心、触及問題本質的議論来的。

龔自珍在《乙丙之际箸議第九》中，把这个社会肯定为所謂『衰世』，并作了深刻而又形象的描繪：

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鏖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靡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議。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閭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隲无才民，廛无才工，衡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狙，藪澤无才盜，則非但跼君子也，抑小人甚跼。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于僇之。僇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僇之，名亦僇之，声音笑貌亦僇之。僇之权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宜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領，徒僇其心，——僇其能忧心、能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

这是多么可怕的黑暗时代呵！无是非、无黑白、无善恶、无真伪，一切善恶是非都被混淆，一切聪明才智都被扼杀。这正是一个封建制度行将解体，封建道德准则无法控制社会思想的一幅图画，真如文章

結尾所說的：「將萎之華，慘于稿木！」

面對这么一个乡愿式的不可救药的社会，龔自珍甚至否認了它的合法存在。他公然說：

居廊庙而不講揖讓，不如臥穹廬，衣文綉而不聞德音，不如服囊韃。居民上，正顏色而息不尊嚴，不如閉宮庭，有清廬閑館而不進元儒，不如辟牧豎。

——乙丙之際著議第二十五——

統治階級當然不會自動退出历史舞台的，龔自珍的憤慨也仅仅是憤慨而已。但其憎惡之深，不啻《相鼠》之篇，實足以代表人民的愿望，而不仅是一个人的感情。

對統治階級是絕望了，而新生的力量确实已經在逐漸成長，因此龔自珍在《尊隱》一文中充滿了對未來的期待。在這裡他首先把在《乙丙之際著議第九》中形容的衰世用另一種結構與形象來描繪：

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慘慘目光，吸飲暮氣，與夢為鄰，未即于床。

這時，人才已不生於京師，四野的豪傑也對統治者离心离德，而山中民却一嘯百吟，團結一致。他預見到一到「燈燭无光，但聞鼯聲，夜之漫漫，鷓旦不鳴」之際，「則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矣。」

固然，我們不必牽強附會的說龔自珍已經預見到新的農民運動即將來到，可是他懷着熱烈的希望，期待一個變的局面的出現，在這裡是可以覺察到的。

龔自珍在揭露當時的黑暗政治時，還具有相當強烈的民族思想。這種思想在《乙丙之際著議第七》

龔自珍全集目錄

編例

第一輯

乙丙之際箴議第一	一
附 乙丙之際塾議一	
乙丙之際塾議三	二
乙丙之際箴議第六	四
乙丙之際箴議第七	五
乙丙之際箴議第九	六
乙丙之際塾議第十六	七
乙丙之際塾議第十七	八
乙丙之際箴議第十八	一〇
乙丙之際箴議第十九	一〇
乙丙之際塾議第二十	一一
乙丙之際塾議第二十五	一三
壬癸之際胎觀第一	一二
壬癸之際胎觀第二	一四

壬癸之際胎觀第三	一五
壬癸之際胎觀第四	一五
壬癸之際胎觀第五	一六
壬癸之際胎觀第六	一七
壬癸之際胎觀第七	一七
壬癸之際胎觀第八	一九
壬癸之際胎觀第九	一九
古史鈎沈論一	二〇
古史鈎沈論二	二一
古史鈎沈論三	二五
古史鈎沈論四	二七
明良論一	二九
明良論二	三一
明良論三	三三
明良論四	三四
六經正名	三六

六經正名答問一	三六	農宗答問第二	五四
六經正名答問二	三九	農宗答問第三	五四
六經正名答問三	三九	農宗答問第四	五五
六經正名答問四	三九	農宗答問第五	五五
六經正名答問五	四〇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一	五五
五經大義終始論	四一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二	五六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一	四一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三	五六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二	四二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四	六一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三	四二	春秋決事比答問第五	六三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四	四二	大誓答問第一	六五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五	四二	大誓答問第二	六五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六	四二	大誓答問第三	六六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七	四二	大誓答問第四	六六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八	四二	大誓答問第五	六六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九	四二	大誓答問第六	六七
農宗	四二	大誓答問第七	六七
附圖一、二、三		大誓答問第八	六八
農宗答問第一	四三	大誓答問第九	六八

大誓答問第十	六六
大誓答問第十一	六九
大誓答問第十二	七〇
大誓答問第十三	七〇
大誓答問第十四	七一
大誓答問第十五	七一
大誓答問第十六	七二
大誓答問第十七	七二
大誓答問第十八	七三
大誓答問第十九	七三
大誓答問第二十	七三
大誓答問第二十一	七三
大誓答問第二十二	七四
大誓答問第二十三	七四
大誓答問第二十四	七五
大誓答問第二十五	七六
大誓答問第二十六	七七
平均篇	七七

尊史	八〇
尊史三	八二
尊命	八三
尊命二	八四
尊任	八五
尊隱	八六
宥情	八九
涼燠	九〇
論私	九一
抱小	九三
臣里	九四
廬之推	九五
保甲正名	九六
地丁正名	九七
撰四等十儀	九八
祀典雜議五首	一〇〇
西域置行省議	一〇五
北路安插議	一二三

御試安邊綏遠疏	一三	捕狗蠅螬蟻蚤蟹蚊第三	一三五
對策	一三四	說京師翠微山	一三三
京師樂籍說	一三七	說昌平州	一三四
主客司述略	一三八	說天壽山	一三五
家塾策問一	一三九	說居庸關	一三六
家塾策問二	一三一	說張家口	一三七
述思古子議	一三三	第二輯	
葛伯仇餉解	一三四	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一四一
說中古文	一三五	贈太子太師兵部尙書兩廣總督諡敏肅涿州盧公	一四二
釋魂魄	一三六	神道碑銘	一四三
辯知覺	一三七	王仲瞿墓表銘	一四四
表孤虛	一三七	工部尙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	一四七
釋風	一三八	武顯將軍福建海壇鎮總兵官丁公神道碑銘	一四九
聞告子	一三九	江南安慶府知府何公墓表銘	一五二
非五行傳	一四〇	明按察司僉事金君石闕銘	一五三
說月姦	一四一	刑部主事番禺黃君妻周墓碣銘	一五四
捕賊第一	一四二	徐泰母碣	一五五
捕熊鵠鴟豺狼第二	一四三	孔憲彝母碣	一五六

附：闕里孫瀾人墓志銘

朱孀女碣	一五
潘阿細碣	一五
曹尙志碣	一五
海門先齋陳君祠堂碑文	一五
鳳山知縣常州湯公父子畫像記	一五
顧學士像題辭	一六
杭大宗逸事狀	一六
爲家大人丙辰同年祭江西巡撫陽湖吳公文	一六
金侍御妻誄	一六
送（歛）吳君序	一六
送夏進士序	一六
送徐鐵孫序	一六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三	一六
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一六
附：復札	一六
縱難送曹生	一七
宋先生述	一七

敘嘉定七生

記王隱君

吳之耀

書果勇侯入覲

書番禺許君

書葉機

書金伶

松江兩京官

第三輯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病梅館記

問經堂記

京師悅生堂刻石

禮部題名記序

附：國朝春曹題名記序

徐尙書代言集序

江子屏所著書序

陳碩甫所著書序